



栀子花带来清凉和诗意

□杨庆珍

栀子花又开了，带来重逢的喜悦。它年年如约而至，熟稔如老友，新鲜如初恋。

跟它一起来的，是初夏的鸟鸣。天色微明，新开的栀子花上带着晨露，笑颜在一点点展开，微风吹过，芳香扑鼻。与此同时，树林里的鸟鸣开始练嗓，歌声有时像竹笛，有时似箫韵，并且在各种旋律之间自如切换，极尽婉转。6点过，天空出现日出前的蔷薇色光芒，更多的鸟鸣从四面八方升起，涌起晨唱的波峰。我凝神谛听，心想，它们这么起劲地歌唱，到底在唱些什么呢？

早晨的空气清透纯净，我假如是一只鸟，也会在晨光里尽情欢歌。我要歌唱栀子花，感谢它年年岁岁来相见，好像完成一次次承诺，绝不失信；感谢它兢兢业业盛开，毫无保留地吐香，带来清凉和诗意。

栀子花是我的旧爱，也是每年的新欢。四五十载光阴倏忽而过，哪一年没有它的陪伴呢？进入五月，处处可见它的身影，稠密绿叶间擎着绿白的蓓蕾。忽然一天，叶丛里绽放出无数白花，好像天使降临人间，伸开洁白的翅膀，让空气里飘浮着馥郁醇厚的香。

栀子花朴素强健，特别好种，春天里剪下枝条，扦插即活。只要土壤足够湿润肥沃，它必不辜负人心情意。大朵小朵，单瓣复瓣都有，长势极好，密密丛丛，有的索性长成栀子花树，满树白花，浓香四溢，几乎没有波涛汹涌之势。

栀子花谢了，结的果实就叫栀子。不过，我种植过多年栀子花，从未看过它结果，花谢了就谢了，枯萎脱落。询问植伴的朋友，她说能结果的应该是山栀子，金黄色果实，多棱，状如精致酒杯，也像小小灯笼，很好看。如今，我们对于栀子花的美感，已经从果实转移到花朵，甚至很多人觉得诧异，啊，栀子花也能结果？

栀子是一味传统中药。有一个药方叫“栀子豉汤”，用栀子若干枚，搭配焙香的豆豉，熬煮成汁，专治虚烦不寐。我曾经尝试栀子泡茶，微苦，药味很轻，而且不寒，可服用一个夏天。自然真是伟大的缔造者，炎夏时节，人容易心烦气虚，这时结出的栀子正好祛除燥热、镇定心神，帮助人清凉度夏。

栀子花的名字很古典。“栀”字容易被写错，我以前当教师时，为了提醒学生，曾经专门在黑板上写过大字“栀”。栀子在古代还有一种写法“卮子”，“卮”同“卮”，因为栀子花的果实像商周时代的酒器“卮”，古人就顺势叫它“卮子”。多么美妙的名字，青铜的卮，玉石的卮，闪烁着五千年文明的幽光，它们与栀子花香互相叠合，顿时生命的质感和气韵就来了。

秦汉以前，栀子也是应用广泛的天然染料，它含有番红色素苷基，可以将布料染黄。应邵《汉官仪》记载：“染园出栀，茜，供染御服。”可见当时最高级的服装都是用栀子染的。据说汉马王堆出土的黄色织物，就是采用栀子染色。想象先民培育栀子林，夏秋采摘栀子，敲碎、浸泡，熬煮成汤汁，再投入丝绸或布匹，染出纯天然的颜色，那些漂洗晒干的袍、襦、裤、裙，一定还残留着栀子的气息和味道吧。如此一想，我眼前便浮现出一个带着植物清香的女子，一袭淡黄衣裙，行走时清风习习，坐下时嫣然百媚。

从尊贵的酒具到黄色御服，到穿越千年依然白哲纯洁的花朵，栀子花让人联想到无数美好的事情。我相信，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恩物。喜悦、坚强、永恒的爱、一生的守候，这样动人的话语，已经将它的心内袒露无遗。

夏日黄昏，我爱在河边散步，欣赏一路绵延不绝的栀子花。河边的树林里，鸟鸣掀起一天中的第二次高潮。在栀子花香里，在香樟、银杏、蓝花楹的浓荫里，麻雀、斑鸠，当然还有乌鸦，“喳喳”“咕咕”“啾啾”，为即将告别的一天唱起赞诗。这一次我听懂了，它们在唱，太阳下山，明早还会升起，今年花谢，明年还会再开，无常里亦有常，生活永远值得期待。

掐几朵栀子花回家，清水养着，可以香上四五天。花瓣逐渐萎黄，但依然是香。舍不得扔，就一直放在床头柜，给梦做一个伴。夜里，靠在床头看书，幽香一旋一扭的，似有若无，似去还留。

栀子花的气息，让我一次次重回幼年。那时，跟父母居住在乡下院子里，初夏墙根绽放的一丛栀子花，白雪纷纷，吐露新鲜蓬勃的香气。我常在清晨摘下几朵，送给老师和同学。年轻的语文老师也喜欢栀子花，她高兴地接过，用针线穿起，悬挂在衣扣上。上课时，一缕淡淡的花香就在教室里飘荡。转眼多年过去，老家已不在，父母年老体衰，曾经青春的女老师两鬓染霜，突然遇见几乎辨认不出。不老的唯有栀子花，它年复一年欢乐地盛开，永远天真，散发洁净芳香，像永恒的唐诗。

栀子花是一首首绝句，它将过往、现实与未来交融一体，有来有去，有生有灭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开花有时，凋谢有时，不要幻想地久天长，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当下，值得全心全意，欢喜以待。

栀子花是白天的月亮，它让夏风变得恬静。行过诸般苦，在炽热与焦灼中，栀子花是清凉地。赏过栀子花，闻过栀子香，喝过栀子汤，心境如平湖秋月。

名城

杜甫草堂的草木之灵

□彭卫锋

1993年9月，我第一次来成都就去了杜甫草堂。

那时我对成都这个大都市，不由自主就生出许多莫名的向往来。而我对杜甫的了解，是课本里的诗歌，对杜甫草堂，也仅仅停留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上。那次，我在草堂还欣赏到了编钟表演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编钟被敲打时发出的声音。

不知道是爱上了草堂，还是爱上了编钟，我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争取在成都安家落户。

在成都安家落户，谈何容易。为了生存，更为了生计，我开始每天与各种人打交道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其间，我多次与杜甫草堂擦肩而过，但我再没有踏进去过。

今年海棠花开时，我又去了杜甫草堂。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！”成都春天的海棠花开得繁茂，是担得起这个“重”字的。

尽管杜甫草堂的海棠花开得正好，但杜甫的愁苦依然沿路扑了过来。我尽情吐纳，似要帮杜甫把心中的所有愁苦之气都吐出来，把如今的新生活都纳进去。

杜甫一生颠沛流离。青少年时期，杜甫南游吴越，北历齐赵，与李白、高适饮酒作诗，可谓年轻气盛，意气风发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

杜甫发誓要用自己的才华报效国家。科举无望时，杜甫也想走举荐之路。

然而举荐之路并不好走。杜甫困居长安十年间，他敛眉折腰、投诗献赋，过着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的谋官生活。仕途的失意让杜甫对现实有了更多深刻的认识，忧愤写下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

当然，杜甫也曾得到过一些职位，最后的结局却都不尽如人意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中年杜甫苦苦追求的政治抱负并没有实现，苦尽并没有甘来。

对于中年男人来说，更多的应是家庭责任和义务。然而杜甫的妻子衣不遮体，孩子呼号待旦……

世人都爱杜甫，爱他的大爱。可真正包容和理解杜甫的，只有他的妻子。我真想为杜甫的妻子哭一场。

“安史之乱”期间，杜甫带着妻子、孩子十几口来到成都。杜甫来成都后，起先借住在草堂寺里。在朋友的资助下，杜甫在浣花溪选了一地修建草堂，两年后才陆续建好。杜甫很喜爱自己的草堂，为草堂写了90首诗，诗风也与以前大不相同。

我在草堂要了一杯茶，在茶气和茶香中，任由思绪天马行空。

草堂对杜甫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

草堂不是一座孤立的草房子。它周围有人家、有酒馆、有花草、有浣花溪……我闭上眼睛，慢慢地，我回到了杜甫生活的草堂世界里，听到了缓缓的流水声，黄鹂鸟的叫声，看到了一行行的白鹭，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海棠花……

在人们眼里，杜甫一直是忧国忧民却不得志的，因此也一直是郁郁寡欢的。

他们说杜甫伟大，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愁苦。在我看来，他对时代、对众生之苦的直接表达，乃至对生命的反复吟唱告白是带着士大夫使命的。他的艺术表达能力也是带着天赋的。

有人说，人到中年，方能读懂杜甫，领略杜甫诗歌的美。

其实当人到中年，当我也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了解到杜甫的一生后才发现，杜甫不过和我们一样，探索梦想的路，充满挫折。所以，哪怕杜甫是伟大的诗人，也和我们一样，是需要抚慰的。而草堂无疑给了杜甫暂时安定的生活与心灵的抚慰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不管外面有多么喧嚣，世事有多么乱，只要有一个地方能治愈或者给自己喘口气的地方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对杜甫来说，草堂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

杜甫在四川共待了近5年的时间，其中在草堂住了3年9个月。杜甫在草堂寓居交友、赋诗题画，精彩之作层出不穷。他不仅写下了《春夜喜雨》《蜀相》等名篇，还有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等美妙诗句也汩汩而出。其中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更是千古绝唱。

动荡的时局搅乱着每一个命运。杜甫并不能独善其身。好友严武去世后，杜甫失去了依靠。

年过半百的杜甫决定出走成都。他最后一次争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。进成都，出任人仕。

命运不济。上天对跌入谷底的杜甫并不优待。暮年的杜甫依然穷困潦倒，病痛滋扰，漂泊不定。

杜甫痛苦到不能自己，悲愤交加。公元770年，59岁的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中。

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商路之一，“丝绸之路”一直为世界瞩目。我们对丝绸之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妙想象，但真实的丝绸之路究竟什么样？它经过哪些地方？景色如何？很多人不究其根本，简单粗暴地用一幅骆驼爬沙丘的图画代替了。殊不知这样错过了多少风景与传奇、顿悟与奇遇。

在学术研究中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基本以纸面研究为主，到实地考察的人相对较少，真正意义上重走古代丝路路线更可以说是学术研究的空白区。

古往今来，张骞、班超、玄奘、高仙芝、斯坦因、斯文·赫定……诸多前人在这条亚欧古道上留下印记，我们也常在经典、诗歌或历史遗迹、考古现场一瞥“丝绸之路”的身影。

在《这才是丝绸之路》一书中，“丝绸之路”成为主角，而作者正是“探险家”式的新历史学者，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史、人口史以及历史地理的侯杨方教授。他以践行求真的精神，追根溯源，阐明“丝绸之路”的概念和历史变迁，精确定位汉唐玉门关、剑门关、大石崖、公主堡、铁门关等重要丝路地标；最后以书为媒，用实景照片+地图+GPS行走轨迹+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”予以呈现，不仅打破了当代人的刻板想象，也开辟了对于地理、文明理解的新可能。

让历史精确到每一个山口、每一条河谷

侯杨方教授爬梳《汉书》《史记》《大唐



杜甫像 蒋兆和 绘

草堂不是一座孤立的草房子。它周围有人家、有酒馆、有花草、有浣花溪……我闭上眼睛，慢慢地，我回到了杜甫生活的草堂世界里，听到了缓缓的流水声，黄鹂鸟的叫声，看到了一行行的白鹭，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海棠花……

在人们眼里，杜甫一直是忧国忧民却不得志的，因此也一直是郁郁寡欢的。

他们说杜甫伟大，也许就是因为他的愁苦。在我看来，他对时代、对众生之苦的直接表达，乃至对生命的反复吟唱告白是带着士大夫使命的。他的艺术表达能力也是带着天赋的。

有人说，人到中年，方能读懂杜甫，领略杜甫诗歌的美。

其实当人到中年，当我也经历了许多事情，了解到杜甫的一生后才发现，杜甫不过和我们一样，探索梦想的路，充满挫折。所以，哪怕杜甫是伟大的诗人，也和我们一样，是需要抚慰的。而草堂无疑给了杜甫暂时安定的生活与心灵的抚慰。
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不管外面有多么喧嚣，世事有多么乱，只要有一个地方能治愈或者给自己喘口气的地方，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对杜甫来说，草堂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

杜甫在四川共待了近5年的时间，其中在草堂住了3年9个月。杜甫在草堂寓居交友、赋诗题画，精彩之作层出不穷。他不仅写下了《春夜喜雨》《蜀相》等名篇，还有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等美妙诗句也汩汩而出。其中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更是千古绝唱。

动荡的时局搅乱着每一个命运。杜甫并不能独善其身。好友严武去世后，杜甫失去了依靠。

年过半百的杜甫决定出走成都。他最后一次争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。进成都，出任人仕。

命运不济。上天对跌入谷底的杜甫并不优待。暮年的杜甫依然穷困潦倒，病痛滋扰，漂泊不定。

杜甫痛苦到不能自己，悲愤交加。公元770年，59岁的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中。

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商路之一，“丝绸之路”一直为世界瞩目。我们对丝绸之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奇妙想象，但真实的丝绸之路究竟什么样？它经过哪些地方？景色如何？很多人不究其根本，简单粗暴地用一幅骆驼爬沙丘的图画代替了。殊不知这样错过了多少风景与传奇、顿悟与奇遇。

书评

脚步丈量丝路，回到历史现场

——评侯杨方《这才是丝绸之路——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》

□泽登旺姆

西域记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等史籍以及近代探险家的记录，以之为线索，重抵历史现场，以求“精准复原”丝绸之路。

2013年4月，侯杨方教授便率领复旦考察队开始了第一次丝绸之路（帕米尔高原段）考察，这也是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对境内外的帕米尔高原整体进行实地考察。这样的亲身实地考察一晃就是10年。10年间，侯杨方教授对丝绸之路经过的境内外地区进行了20余次考察，累计3万公里的行程，采集了大量的地理信息数据以及影像资料，精准复原了多条丝路古道，集成制作了第一套“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”，让历史精确到每一个山口、每一条河谷。

这持续十余年的精准复原路，都被他写入《这才是丝绸之路——重抵历史现场的行走》一书，既是总结，也是一部丝路“纸上纪录片”，更是指南，引导着我们真正踏上这条古道，领略真实丝路之美，而不是被限制在故纸堆中或凭空想象中。

在行走中，“遇见”曾奔波跋涉在丝路古道上的前人

侯杨方教授借由玄奘弟子慧立、彦惊撰写的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对玄奘从锁阳城到玉门关、在玉门关偷渡出国的记录，先纸面推导再实地验证，不仅证实另一史料《元和志》中的记录不准，更进一步到位，利用《法师传》中明确的位置距离以及现代考古

杜甫离开成都后，草堂被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妾室浣花夫人用为私宅，并进行了整修和扩建。崔宁夫妇信佛，把草堂的一部分，舍给了相邻的草堂寺，同时把草堂寺改名为梵安寺。浣花夫人抗击泸州刺史杨子琳叛乱，保卫成都有功，于是人们为了纪念她，就在梵安寺旁边修了浣花祠。从唐代到今天，草堂、梵安寺、浣花祠的位置都没有改变过。

公元902年，在蜀地做官的韦庄，在草堂旧址的地基上，重建了一座茅草屋。韦庄重建茅屋的做法，让后人竞相效仿。

北宋神宗年间，吕大防出镇成都，重建之余还在石壁上绘了杜甫的画像，供人祭拜。从此杜甫草堂才真正成为一座纪念性的祠堂。这距杜甫离开成都已经300多年了。

南宋初年，成都府兼安抚使张焘，让人重建了草堂，不仅兴建了亭台，重新栽了竹子和柏树，还在石碑上遍刻了杜甫1400多首诗，专门做了《杜工部草堂记》。

……

如今的杜甫草堂，楠木参天，梅竹成林，桥亭相间，花径柴门，曲径通幽，古典式的园林建筑，典雅、清幽、秀丽，自带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杜甫肯定没有想到，他在唐朝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抱负，千年的时光，已给他加冕。他也没有想到，他还会拥有像陆游、黄庭坚等许许多多的小迷弟。

千年时光里，杜甫款款走来，坐在我对面。他说不想喝茶，想喝酒。

这个时候，其实我也只是想喝一杯的。我转身去了酒肆，给他买来一罐子酒，让他大醉一场。

大醉之后的杜甫开始讲他的理想抱负，他遭遇的那些不公、委屈，当然还有他的愁苦。

我能感受到杜甫凉风穿透心的那种孤独和悲凉。

能说出来的苦就不是苦了。杜甫的苦，在心里。酒解不了杜甫的苦，但可以稀释。苦到了肚子里，就不再苦了。

所以，杜甫爱喝酒。酒醉后的杜甫把自己无限放大，让自己游离在现实之外；只有大爱，没有小我了。

微醺之时，我也开始给杜甫讲这些年来人们对他的怀念，讲这些年来我经历过的故事。这时候的杜甫，淡出了历史，成了一个平凡普通的人，反复是我多年的好友。而有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历尽沧桑，也是可以和他杜甫一起大醉一场的。

千载时光里，浣花夫人和后来的迷弟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人，作家都来到这里，他们念着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遥想当年杜甫生活的样子。

人们试图在草堂找到杜甫的心境，却在草堂中找到自己的内心：难？我有杜甫难？委屈？我有杜甫委屈？挫折多？有杜甫经历的挫折多？杜甫在那样的情景下都没有放弃诗歌、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我们经历的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忽然觉得个人的愁苦一下就渺小了。这些年来，每天有络绎不绝的人来杜甫草堂。他们有的就是来看看，而有的不仅仅是来看草堂看杜甫的，他们也是来找安慰的。

杜甫把自己熬成了一株草。杜甫草堂却治疗了那么多人的伤和痛。

这就是杜甫的魅力、草堂的魅力，也是中国诗人的魅力。

草堂作为成都的文化坐标，滋润着成都和成都的脉络。

草堂作为成都的文化坐标，滋润着成都和成都的脉络。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3年6月20日 星期二

诗歌

棋盘新村 (外一首)

□晨叶

石头上刻的棋盘
被山谷里的风吹到平地
二百六十多家农户
搬下山来，在集中居住小区
用独家小院画下格子
自称无名小卒的人们陆续过河

李家山上，有几个村民
正在给猕猴桃授粉
娃娃脸似的绿叶，有笑出来的纹理
一群蝴蝶从菜花上抬起头来
捡走不少话题

走家访的吴老师远说出
学生家长的名字
路过的老人随手一指
就指出了那个脱贫致富的家庭

“老邻居”超市品种齐全
像山花开出春天的艳丽
几位老人在广场上剥着一堆笋子
生活露出拔节的气势

公交车从古堰开到磁丰
在向城拐了个大弯
专门到门口接送赶场的村民
像一枚绣花针
把山村与城市缝在一起

伍家大林

伍家大林在天马镇是一个老地名。犁头翻了又盖，镰刀割了又长，一百多年的历史，仍在当地人的嘴上传承，乡志也掩盖不住光阴的茂盛。

蒲阳河流两岸的风景，在这里放慢了步幅，把圣寿村的变化拍成了抖音，健康绿道已安上护栏，堤坝与碧水，划出不同流向的界线，滨水田园休闲区和露营营地，举家落户，大片的水杉树成了邻居。

我站在柳雨亭，与几只白鹭，长时间凝视，好像看出我是外来客，它们又低下头去，喊出秧田边一个庄稼的名字。



山村一景 陈子庄 绘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